

# 全球化与法国经济政治文化的转型

齐建华

**摘要** 在全球化背景下,法国面临着各种广泛、深刻、尖锐的问题,本文以“全球化与转型中的法国”国际研讨会中法两国学者的观点为基础,从法国的社会经济模式、法国政治与民主制度,法国文化、外交等方面,探讨了全球化背景下法国经济政治文化的转型和调整。

**关键词** 全球化 法国经济社会模式

作者齐建华,外交学院政治学博士(北京 100037)。

新一轮全球化,是世纪转折时期影响重大的一个世界大趋势,它深深影响着世界所有国家和人民。各国的政治经济社会文化无不打上全球化的烙印,东西南北各方的兴衰成败无不具有全球化的原因。法国处在全球化的特殊阶段,要面对广泛、尖锐和深刻的诸多问题。法国是西方发达国家具有代表性的重要窗口,对法国的关注,也是对欧洲的关注,有人说“法国病了”,我们分析它的病症,找出它的原因,有助于认识规律,引以为鉴。

本文拟以去年岁末召开的“全球化与转型中的法国”研讨会<sup>①</sup>中法两国学者的研讨为基础,从法国的社会经济模式、法国政治与民主制度,以及法国文化、外交的转型等方面展开对有关问题的分析。

## 一

在全球化背景下,法国经济与社会模式开始转变,出现了所谓经济社会模式的“全球化”转型。这个过程十分复杂,但很“关键”。

经济全球化是各国经济联系不断增强、资源日益在全球范围内实现配置的过程。上个世纪80年代以来,全球化进入了新一轮大发展阶段。这一轮全球化大发展主要由以下因素决定:第一是全球信息技术革命。它促进了生产率的提高,推动了经济结构的变化,降低了国际贸易、国际投资、国际融资的成本,从而导致了新一轮全球化的大发展。第二是开放型市场经济体制在全球的发展。从发达国家来看,为了扭转上个世纪70年代出现的生产停滞与通货膨胀并存局面和

追求资本利益的最大化,各个西方国家相继不同程度地实行了国有企业民营化、放松或取消市场管制、降低边际税率、削减福利开支等新自由主义政策;从发展中国家和转轨国家来看,民营化、市场化、自由化、对外开放等成为政策主流。这样,真正意义上的全球市场(体制)形成,从而为新一轮全球化的大发展奠定了体制基础。第三是跨国公司的大发展。跨国公司充分利用信息技术在全球进行了资源的重新配置,如对外直接投资、某些产品生产或生产环节的对外转移、生产外包等,从而极大地促进了全球贸易、投资和融资,进而推动了新一轮全球化的大发展。

在新一轮全球化中,各国国内调整与国际变化互动,形成了一个新的世界经济空间,促进了经济的发展,但也引发了一系列问题。一方面,要开放就要适应,是机遇又是挑战;另一方面其调整有特定的“制度”形式和内容,各个国家、社会群体,在开放过程与体系中处于不同的地位,便引起不同的经济和社会结果,反映为各国经济的波动、各种力量对全球化的支持与反对,以及人们产生的种种困惑。应当认为,西方现有调整为全球化提供了一种现实的发展形式,但这种形式自身仍处在适应过程之中,也有其制度的内在缺陷。所以说,研究法国这样的发达国家的有关情况对我们这样的发展中国家有重要的认识价值。

以上就是讨论法国经济社会转型这一问题的背景,而在最近召开的一次中法学者参加的国际研讨会上,中法学者则进一步深化了对有关问

题的认识，发表了很好的意见。

中央编译局原副局长李其庆教授对法国模式及其在经济全球化环境下遇到的问题、原因和出路作了很好的系统说明。关于法国模式，他指出：“法国社会模式以讲求平衡著称：比如增长平衡，消费平衡，注重社会再分配，主张社会正义等”，“有缓解阶级矛盾，保障社会稳定和经济发展的功能，但在全球化条件下也存在着问题，如社会增长缓慢，高失业率，贫穷问题，移民问题，郊区骚乱，新的内部斗争，安全问题，弱势群体等”。问题的原因是：“全球化使得收入差距加大，制造业就业机会减少，经济萎缩，收入分配中对劳动者不利，信息革命加快，公有领域私有化，市场不平等等等”。由此带来的结果是：“法国没有足够的力量来给经济重新注入活力；不能改变贫富差距；不能控制金融投机带来的不平等现象”。谈到解决办法，他指出：有关法国模式的讨论正在展开，人们对于改革既有恐惧心理，又在积极寻找解决办法。左派认为：应该建立平等社会，为法国模式感到自豪，而拒绝英美模式。主张在维护法国旧有模式的同时进行革新，弥补法国模式的不足方面。右派认为：彻底铲除旧有模式，采用英美模式，在分配领域进行干涉。其结论是：“法国正处于十字路口，相信法国可以克服困难，重振活力”<sup>②</sup>。

我赞同上述观点。法国是资本主义国家，但与英美等资本主义国家相比，它的确具有更多的社会色彩。法兰西共和国信念中与“自由”并列的有“平等”和“博爱”，作为法国特性的一个方面“社会法国”，即对社会价值的肯定、对社会理念的强调和对实现社会利益的追求，与其说与“个人法国”相对应而存在，不如说是与其相协调而发展。社会法国是法国一项重要的历史遗产和现实财富，体现在文化、制度和行为的不同层面。从文化上看，我认为，“社会法国”是法国基督教文明中的内在价值，是自由主义思潮中的法国“传统”，是启蒙思想发展的必然逻辑，也是各种社会主义思潮的题中应有之义，我相信社会法国文化不仅对重构法国模式有重要积极意义，而且对中国社会建设实践也会具有启示和借鉴意义。

法国学者则介绍了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下，法国跨国公司的发展和金融业的重要演变。法国巴黎国家银行高级顾问让·米歇尔·比夫多（Jean -

Michel Piveteau）介绍了法国公司在全球化中的战略和特点，指出：国际化既是目的又是过程，很多法国公司都有全球化发展的长期战略；进行全球拓展的公司集中于生产和销售产业，但研发和服务业也占一定的比重；法国公司投资的地区非常广泛，但主要包括西欧、中欧、东欧和亚洲；在中国的拓展以与中国公司合作，建立合资、合作公司为主要形式，在其它地方则主要以并购的方式实现国际化发展。自上世纪 70—80 年代以来法国公司的国际化有了显著发展，目前，在世界范围内总计有 2500 家法国子公司，雇用职工 4000 万人。法国处于二流投资国的地位。在世界前 100 家公司集团中，美国公司占 42%，日本公司占 21%，然后是德国和法国。在欧洲大型公司企业中，法国占比重达 25%。

与企业国际化发展同时，从上世纪 80 年代中期始，法国政府实行了具有自由主义色彩的政策，特别是采取了逐渐放开金融和资本市场管制，大力吸引外资、发展金融市场的措施。阿尔玛公司咨询集团主席顾问洛朗·贝迪诺·旺（Laurent BEDUNEAU - WANG）指出，“历史上，法国的金融产业既有一定实力，又曾有自己的特色。30 年来，在经济全球化的大势下，一方面法国不得不适应形势，效法美英模式，推进金融创新，如放宽金融机构的业务限制，发展新的投资主体，从间接金融向直接金融调整等等，另一方面法国金融产业也试图向以美国为主导的金融体系发起挑战，如积极主张和推进建立欧洲金融体系，并寻求与亚洲等发展中国家与地区的金融合作等等”。

总体上讲，法国人对经济全球化的认识存在严重不足，至少心理准备不够，政策调整也在过程之中。与企业的主张相反，法国的舆论普遍对经济社会的自由化调整与企业的国际化拓展采取一种谨慎的保留态度，因为他们认为自由化会销蚀法国社会的基础，国际化会出现资源流失、产业空洞化和就业减少。总之，适应全球化是人们的惟一选择，而法国如何适应全球化仍然是一个需要解决的迫切问题。

## 二

近来法国在政治上也出现了一些问题，如 2005 年郊区动乱，2006 年围绕议会提出的首次就业合同的斗争，这些是否与全球化也有着内

在的联系,是否意味着全球化背景下法国在政治上经历着新的转型?

我们知道,国家是经济的中心,也是政治的核心,战后西方政治成功实现了转型,这就是突出国家作用,转变政府职能,法国的第五共和国体制,适应了这样的一个变化。具体说:一是公民权不断扩大,国家的法制化水平得到强化;二是选举制度得到改革,政党两极化,政策趋同;三是半总统制使行政权扩大,议会民主变化为行政集权民主。这就适应了国家职能的转变,适应了国家垄断资本对法国体制的要求<sup>⑤</sup>。但是这个体制在全球化背景下又发生了问题,面临新的调整。正是在这个背景下,法国人在议论着要建立所谓的“第六共和国”的问题:

首先,法国国家职能受到国际环境的挤压。随着国际经济空间的扩大,必然要出现一个扩大的国际政治空间:不仅欧盟的政治、经济和司法建设自上世纪80年代以来步伐逐渐加快,其他国际组织作用也在不断加强,世界治理的问题每每提上日程。与之相适应,国家主权受到超越,作用受到限制,尤其是全球化背景下欧盟的改革和扩大更突出了上述问题,而欧盟宪法公投在法国的落败更反映了这一趋势,反映法国人更加关心在超国家范围内的政治(即利益分配)机制的问题。

第二,在全球化时代,以自由化为基础的国际空间的扩大,要求有一个所谓资本“友好型”国家和政府,即有益于资本获利的条件,因此,在比较严峻的经济形势下,民族国家政府的经济政策空间就被挤压,方向被限制,作用受影响。经济全球化使传统经济模式遇到诸多难以解决的问题,其中主要是面对经济发展动力不足,国家的调节手段受到限制,因此缺乏足够的力量来给经济重新注入活力,而且左右两翼政策的趋同现象越来越明显。

第三,不仅如此,社会模式也随经济全球化和国内经济的不景气而发生危机,主要表现在过去的社会政策在新的形势下难以为继。由于不论传统左翼还是右翼党派都拿不出更好的解决方案,使公民产生对国家政治的信任危机。在这样的环境下,极左和极右势力得到发展,影响扩大,引起政党格局的变化。

总起来,应当说是全球化使法国的民主制度受到空前的冲击:法国民主被描述成是一个“支

离破碎的梦”、法国民众对于政界失去好感和信心、2002年总统大选主要党派没有胜利者,而2004年对欧盟宪法草案的否决上表明“民众的担心和失望,以及公民和政界之间的隔阂”。笔者认为,问题的实质是: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下,法国政治体制不再能正常地行使其“社会利益的权威性分配”的职能,而人民群众对体制的种种置疑或反应,是在积极地寻求一种新的政治(不是所谓的“非政治化”):代议民主失效才寻求“直接民主”,体制内解决不了问题,才寻求体制外解决问题,正常途径不畅,才另辟蹊径,一句话,法国政治也经历着体制的转型。

法国哲学家在会议上大讲民主价值,对法国政治变迁做了一个整体的解读,而政治学家和法学家则提出了一系列医治“法国病”的具体方案。

很显然,在构造新的体制之前肯定要对新体制的基本价值进行讨论与定位,法国社会学家正是在做这样的基础性工作。巴黎十一大社会学教授加特林娜·鲁弗也(Catherine ROUVIER)在她的书面发言中指出:“法国正在从一种有哲学和宗教根基的古典政治文化转变为另一种带有情感、宗派主义和非理性特征的传媒性和自发的政治文化。从代议制民主转变为民众在其中扮演中心角色的舆论民主。这种状况会伴随猛烈的动荡,也许不会导致法国的终结,但可能会是第五共和国的结束”。“或者法国的民主只是遭受了现代化的考验?再或许这是在其本土上发生的文明冲突?”法国哲学家密斯拉伊则认为:个人与其生存环境有相互依赖性。不同个体的行为交叉,个人联合起来一致行动就创造出一种制度。这种个人和制度之间的相互关系影响着民主。以自发性(自我中心主义或政治的蛊惑人心)来解释这些现象是行不通的。我们从中得到的主要结论是:通过社团形式表现出的个体责任感的增强以及对福利和个体幸福要求的提高。因此,一种新的公民身份急需定义(按共和国生活的基准)。应当肯定和强调个体在建立制度和制度生活中的作用。这种作用可以理解为自反性,个体欲望和个体意识,即向往愉悦和公平的欲望。在此基础上我们可以建议一种新的民主基础。制度基础是必要的,但不是全部。须在这种新的民主基础里加入对个体充分发展、欲望和个体愉悦的考虑。

蒙彼利埃一大法学院教授米阿伊认为,应该

从法律和行政两个方面来解决法国目前存在的问题。在法律方面推进宪法改革，主要改革应该包括：第一，让议会更具有代表性；第二，更加明确总理在行政中的权力和地位；第三，推进司法改革，处理好司法权和行政权之间的联系，提高公民在解决社会冲突上的地位；第四，下放中央权力。更加复杂和更具根本性的政治改革要从四个方面进行：第一，动员公民政治参与，法国与邻国相比做的不够。应当充分意识政治行动的变化；第二，急需建立一个民主信息体系：媒体的经济集中化威胁着民主；第三，要在文化方面充分考虑到建立一个团结的社会所面对的困难。应充分发挥教育在这个方面的作用，学校可以创造团结；第四，积极面对全球化，改变法国被置身欧盟之外的怪现象，发挥法国在欧盟建设中的作用。这两个方面的全面改革都非常重要，但是在第五共和国不可能实现这两项改革，这将是第六共和国的主要任务。

以上分析显然对我们了解法国政治面临的问题和可能的趋向提供了材料，有重要的认识意义。

### 三

法国文化历史悠久，光辉灿烂，在全球化背景下法国的文化模式也受到冲击，面临不少新问题，例如全球化背景下文化的多样性与传统文化的保护、新移民与宗教世俗化和文明的冲突、民族文化的创新与发展，等等。

首先，法国是积极主张文化多样性、非常关注自己文化保护的国家。法国保护文化多样性的斗争主要分成三个阶段：第一阶段，其理念经历了从“文化例外”到“文化多样性”的转变；上世纪80年代美国文化产品全面入侵欧洲，危及法国相关文化产业的生存，法国便在1993年正式提出“文化例外论”，以此为据对文化产业和产品实行必要的国家保护。他们的理由是，“文化产品和其他的产品不一样，既有商品的属性，又有价值观和文化精神层面的属性”。随着斗争的发展，法国又举起了保护“文化多样性”的旗帜，法国总统希拉克在2001年教科文组织的会议上指出，“每一种文化都有其巅峰期和低潮期，每一种文化都应该保留在人类的集体记忆中，当我们在进行文化推进的时候，应该扪心自问是否正在把一种强势文化强加于人。文化多样性如同

生物多样性一样，是人类社会的基本特征，对于一种文化的认同感和归属感，是一群人区别于另一群人的主要标志”。第二阶段：焦点从贸易领域转到外交领域。在2001年教科文组织会议上，法国团结加拿大和中国，提出了“文化多样性宣言”，而后又于2005年推动教科文组织通过了以这一宣言为基础的《世界文化多样性公约》。到目前为止，已经有60多个国家签署了这一公约，到2007年9月，这一公约将开始生效。第三阶段：争论的内容进一步发生变化，从文化市场保护与否的争论转移到对价值观和伦理道德的争论。

无可否认，全球化意味着世界范围内文化交流加强和一定程度的融合，但文化的和谐是和而不同，在注意文化开放条件下，如何保护民族文化，坚持文化的多样性，既是各国文化利益之所在，也是世界文化发展要求之所在，正所谓“只有是民族的，才是世界的”。这方面法国的态度和作法是有启发意义的。

其次，在全球化的背景下，文化多样性不仅是“国际关系问题”，还是“国内关系问题”，由于大量移民的出现，法国国内也发生着“文明的冲突”，近来所谓“世俗化”争论很大，还通过了有关的法律，反映了全球化条件下法国文化的矛盾。

蒙彼利埃一大法学院米阿伊教授就法国世俗化的历史与现实做了系统的分析，他指出，“与其他欧洲国家相比，法国的世俗化具有特点，是一个成功的范例”。“法国的世俗化经历了三个发展阶段，现行体制的法律基础是1905年通过的相关法律”，“在此基础上法国同时保障了思想自由和宗教信仰自由，并将公共权力和私人宗教活动明确地区分开来”。“法国的世俗化在其发展中得到公民的一致赞同，但在经济全球化条件下，随着战后大量北非等地移民的进入，由于新宗教团体的出现和伊斯兰教的发展，现行世俗化的制度重新引起社会的关注”，“而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2003年法国议会通过了限制在中小学佩戴宗教性标识物和在医院中拒绝异性医生看病的有关法律，并进一步讨论在公职部门的相关限制性规定”。而教授认为，“重新确认国家文化的世俗化特征，一是要在更大的范围，如在欧盟范围，二是要在更复杂的背景下去加以讨论解决，而解决的思路肯定应当是国家、社会与宗教之间的相

互宽容,而不是相互分离,是更加促进文化的多样性与文化的融合”。

#### 四

新一轮的经济全球化对法国外交有什么影响?对法国的国际地位有什么影响?

实际上,新一轮经济全球化与冷战的演变和结束有着时间上的同步性。一方面,经济全球化使各国政治、经济联系空前加强,各国不仅面临着共同的市场,也面临共同的问题,有着更多的共同利益,国际关系需要进一步“发展”,也更为重要;但是当前的国际体系是不完善的,冷战后,美国总是试图建立以自己为核心的单边主义的世界体系。在新的世界体系中,法国客观上有一个新的位置,主观上也有一个新的定位的问题。在当今世界,法国仍然是一个有影响的国家,在外交上可以有所作为:例如法国是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在国际事务中有着重要的发言权;在地区,法国是欧盟的发动机和核心国家,借助欧盟的力量法国对国际关系有着现实与潜在的影响;此外,法国是传统强国,有悠久的历史、灿烂的文化、发达的经济(第五大经济体),因此,法国仍然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当然全球化也引发了法国外交的一系列问题,需要深入辩证地分析。

关于现实世界中的法国,中国国际问题研究所研究员邢骅指出,“外交是法国强大的有力支撑,法国在国际上的力量与法国本身的领土面积对比不相称。法国外交成功的原因在于:法国不是一个懒惰的国家,有很强的责任感。面对国际形势风云变幻,法国表现出公正和平衡的态度。法国与广大第三世界国家有着友好关系”,“法国在处理与美国和大西洋联盟的关系时,既保持独立自主,又勇于承担责任”。“但是目前法国面临的新挑战也是不容忽视:首先在欧洲,欧盟太大了并感到疲倦,一下子吸收了这么多新成员,让欧盟付出了很大代价,而法国不赞同现今欧洲建设的速度;法国在国际舞台上要依靠欧盟发挥作用,但其他欧洲国家也寻求扩大在欧盟的影响力,这使法国左右为难。其次是全球化的挑战,引用法国前外交部长韦德里纳的话说,冷战结束以后,世界还从未找到它的稳定点和平衡点,法国也是如此”。

面对新的国际格局,法国正积极地寻找外交

的新思路。巴黎十一大教授、海军准将让·杜弗克(Jean Dufourcq)认为,“现行的世界体系是联合国宪章规定的。新形势下,各种问题的出路具有普遍性,人们开始梦想能世界大同,这是长久以来人们希望实现的理想国”。但是目前,“欧洲经历着议会民主模式的危机,西方模式向阿拉伯—穆斯林国家推广也遇到困难。此外,经济全球化正在进行,科技超速发展,人们的行为都数字化了;在这样的背景下,承认多样性,主张多边主义是法国外交的动力和选择,但这种多边主义在现实世界体系中很难实施。例如:京都议定书的执行情况,世界卫生组织对艾滋病等疾病防治不力。还有世界人口的转移、增长等问题,这一新现象将改写地球的历史;世界地缘政治和地缘战略将出现新的局面;资源分配(能源,水等)成为一个新的研究领域。我们要以战略学家的眼光来看待这些问题。全球化将引导我们创造新的模式。我们需要良好的战略邻邦关系,以保证真正长久的安全”。法国学者还提出,“在当今的多极世界里,为了创造整体利益,也许应该考虑怎样调和个体利益和共同利益。民族和人类的利益需要重新定义”。

总体上,法国赞同的是改变世界,让世界变得更美好。相信我们会有一个世界的平台,人类的地球,希望能通过没有争端和暴力的手段达到这个平台。从法国对国际政治和世界前途的这种考量中,我们是否能够读出与我们提出的“构建和谐世界”理念的异曲同工之处呢?!

#### 注释:

① 由外交学院与巴黎十一大冲突分析与处理研究中心共同举办的“全球化与转型中的法国”国际研讨会,于2006年11月2—3日召开,有50多位中法学者及政府官员出席。

② 此引文为研讨会上的发言,以下引文同上,可参见会议文件,或访问法国十一大网站学术园地(网址为<http://www.diplomarc.org/forum/viewtopic>.)

③ 详见拙文“20世纪50—60年代法国政治体制的改革”,《中国社会发展战略》,2006年第2期,第45—52页。

(责任编辑 古月)